鳳凰衛視

生活語絲 吳康民

許多電台和電視台都是公營的，特別在中國內地，更沒有一家私營傳播業生存的餘地。唯獨鳳凰衛視開播三年，入選中國最知名的二十個企業品牌。開播四年，已可在香港聯交所創業板上市。開播十年，財政收入超過十二億港幣。在全球擁有近千名員工，電視觀眾超過兩億。在民營華語廣播中，可說執了牛耳。

更重要的，是鳳凰衛視出了兩位國際聞名的女記者：一位是走遍世界戰地的閭丘露薇，另一位是得到朱鎔基前總理青睞的吳小莉。

這兩位是跑新聞的，作為主持人的，除了吳小莉外，更有坐而論政的謝亞芳、曾靜漪等。還有男的有呂寧思、胡一虎、簡福疆等，粒粒都是明星。

鳳凰衛視以政治評論和焦點地方現場採訪見長，對國際新聞的報道更是它的一大特色。鳳凰新聞以能進入內地涉外賓館為它的報道界線，非官方的新聞報道在內地播出不易，只能用擦邊球的方式處理。

公司老闆劉長樂有一段話，說明他的領導藝術。他說，西方企業管理是靠報酬、責任心、職業道德，這些當然是必要的。但中國企業習慣以感情感召的方式來激發員工努力為公司工作，靠的是一種「大家庭」式的感情紐帶。鳳凰企業的凝聚力靠的就是情感。但講人情也得有個「度」，不能過頭，過了頭，就成了哥兒們機構、朋友機構，大家還是要靠本事吃飯。

鳳凰衛視成功之處，不僅見於它的新聞報道的獨有和處理手法。比如，國家領導人出訪時，官方媒體可以乘搭專機，而鳳凰衛視也肯自己花高額的差旅費，自己買票，輾轉前往。

閭丘露薇人是沒有見過，但她的《我已出發》一書卻已讀過，深深佩服她的勇敢和觀察入微。吳小莉這位宗妹見過多次，最近的一次是去年參加北京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大閱兵，與她見面還拍了許多張合照。

中國離婚「先行者」

天言知玄 楊天命

朱買臣也許是中國最早「離婚」的人之一。生活在西漢中期的他，一直鬱鬱不得志，到快要五十歲時，還是沒有什麼「大作為」。古人壽命不及我們長，四十幾、五十幾已經算步入晚年。到這歲數的他，與妻子一起，苦捱着貧困潦倒，飢寒交迫的生活。

此時朱買臣根據玄學的意見，預示到自己在五十歲就會迎來人生的高峰。當妻子表示不願意繼續與他生活時，他便用這個「預言」來鼓勵妻子，再堅持一年左右，就會大富大貴。但她哪會相信？仍然表示要「離婚」，兩人便分開了。

沒想到，到了五十歲時，朱買臣真的受到漢武帝賞識，幾經波折，受封官位。朱買臣提出，自己希望回到家鄉做太守。

衣錦還鄉，自然有許多百姓迎接。在眾多黑壓壓的人頭中，朱買臣發現他的前妻，正和現任丈夫一起走在隊伍中。他邀請他們二人，一同入住自己受賞賜的豪宅。前妻入住後，也許是受不了精神挫折，便在房間上吊自殺了。

這樣一個令人唏噓的曲折故事，曾經被多次改編成文藝作品。天命每次想起這個故事，是感慨萬分。我不清楚當時朱買臣依照什麼玄學理論，推測自己即將迎來名利雙收的日子，因此也不敢判定是對或錯。引起我思考的，是對玄學算命，或是其他途徑得來的「美好預言」的相信與否。

人陷於未知、困惑的苦惱中，難免希望求得「預言」的安慰，有人為自己指點迷津。但即使同樣得到一個有利預言，亦可能有不同結果。如果選擇因此為自己注入信心，心懷希望，也許真的能迎來期待中的好結果。這個結果究竟是憑自己努力得來的，還是全憑「預言的力量」，反而不太重要了。

諾貝爾侄孫的來信

琴台客聚 彥火

月前，我收到一封來自瑞典斯德哥爾摩的信。

信的署名是Michael Nobel博士。

信中一開首就表露了自己身份，他是諾貝爾家族聯合會主席。

換言之，這位Michael Nobel博士，是諾貝爾家族的成員。

全信摘要如下：

通過我之前十五年擔任諾貝爾家族聯合會主席的經歷，我想跟您分享一個愈來愈困擾我的問題。

在選擇諾貝爾和平獎獲獎人的過程中，不斷發生的一個問題就是，所選的獲獎人或組織並不符合我曾叔父遺囑中設定的和平獎的標準。

根據他的意願，和平獎應頒發給爲國家間友愛，對常備軍的廢除或減少和對和平會議組織和推進作出了最多或最佳貢獻的人。依我看來，在評選很多其他人的時候，挪威諾貝爾獎委員會都沒有遵照這些願望，所以獎項經常頒給了對和平工作少有貢獻的人。

其中有爭議的獲獎人就包括劉××（此處名字刪掉）、亞西爾·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旺加里·馬諾伊（Wangari Maathai）和歐盟。這些授獎有時引起了國際矛盾和導致國家間的關係緊張，這與阿爾弗雷德·諾貝爾設立獎項的初衷正相反。最顯而易見的失誤當屬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的落選，他曾多次被提名卻從未獲獎。

Michael Nobel博士是諾貝爾的侄孫。

他寫信給我分享了他作為諾貝爾家族聯合會主席的經歷，提出他的個人見解。

顯然，他對諾貝爾獎委員會對和平獎的運作和分配，很不以為然！

正如他舉例所指出，諾貝爾和平獎頒給的一些機構和個別人等，對世界和平並沒有實質貢獻。

他舉甘地為例，他是世界和平的身體力行者，聞名遐邇海內外，但他卻沒有得到和平獎。

除了上述所舉的例子外，就我所知，還有一位獲獎人，也是莫名其妙。

如美國總統奧巴馬，他剛上任，還說不上任何推動世界和平的實際業績，諾貝爾委員會就急不及待頒給他和平獎，連他本人也覺得錯愕。

諾貝爾和平獎（挪威語：Nobels fredspris），是由瑞典發明家阿爾弗雷德·諾貝爾於一八九五年所創立的諾貝爾獎中之一，由挪威諾貝爾委員會選出得主，每年十二月十日（諾貝爾逝世紀念日）頒發。

與其他在瑞典斯德哥爾摩頒發的四個獎項不同，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是在挪威首都奧斯陸舉行，由挪威諾貝爾委員會主席頒獎，挪威國王監禮。

（「說諾貝爾和平獎」之一）

雜說「喪文化」

百家廊 王大慶

「喪文化」自古以來就與「婚文化」並列，民間所說的紅白喜事，即為結婚和喪葬兩種儀式。「喜事」這裡也是有出處的，結婚自然是喜事，然喪葬也同樣是喜事：莊子喪妻，不哭，認為死也和生一樣是一種喜事，生死的過程不過是像四時的運行一樣。這是通曉天命順乎自然的表現。所以，古人認為紅白事都是一種喜事，故合稱紅白喜事。「喪文化」是與死亡相關的人類創造的社群活動中多種特質文化的複合體，其涵蓋內容很廣，在中華傳統文化中，喪葬禮儀文化不可或缺。幾千年來人們形成的喪葬禮儀，是既要讓死去的人安寧，也要讓活着的人滿意。談到喪葬禮儀，全國不同地區不同族別不盡相同，而蘇北喪葬禮儀則具有大眾性。

在蘇北里下河地區，若家人生命垂危時，伴侶、子女等直系親屬都要守護在其身邊，聽取遺言，稱為「送終」。家人斷氣後，則由家中長子（如無子則由長女）立即奔告親友，報喪者到別人家不能進門防喪氣入侵。如今，通訊方便，報喪打個電話就可以了。接着就是治喪，過去是請有經驗的族人主持，現在有喪事一條龍服務，省事多了。主要是佈置靈堂，搭棚放置親友、同事、鄰居送的花圈，安排下喪事宜及親友食宿等。佈置靈堂中最重要的是將死者用溫水洗身，男的理髮刮鬍子，女的洗頭梳正髮型，即「清清而來，清清而去」。然後將穿上壽衣的死者移至水晶棺材（殯儀館有租，裡面有冷氣機防屍體腐敗），一般頭朝大門，家中子女及直系親屬花圈安放水晶棺材兩側，掛好悼聯，將死者遺像放置死者頭前。接着就是弔唁了，先是在家的子女在靈前跪叩、哭悼，若死者在外的子女接到訊息後，臨到家時還要「望鄉而哭」，死者親朋好友前來弔唁時，吹鼓手要吹奏樂器（現在有些地方簡化為放哀樂），孝子要主動前去叩頭迎接，接下禮品禮金，陪同親友在靈前叩頭或鞠躬。死者在人世間的最後一個夜晚，孝子及近親要徹夜守靈，叫「坐夜」，以表達對死者的敬意和惜別之情。坐夜時要不停地察看香燭，不能熄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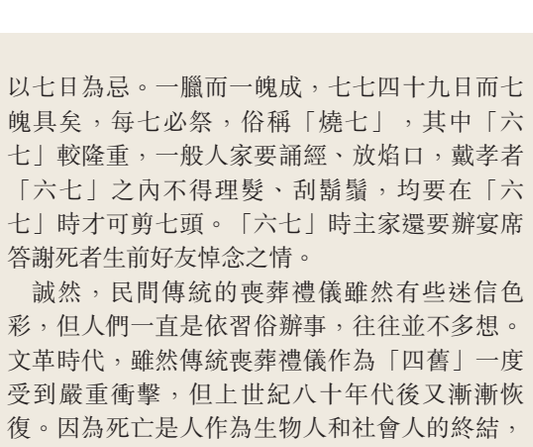
死者彌留期間的第二天，還要焚化紙錢，以便讓死者陰間使用。一般兒子的用紅紙，女兒的用黃紙，包成正方體各一包，用紅線捆紮，上寫「福如東海」、「壽比南山」等字，俗稱「壽紙」。現在城市居民大多居住高樓，不便在家燒壽紙，有的便用一根紅繩一頭扣在死者手中，一頭引到樓下焚化爐，在樓下空地燒。用紅繩扣住死者手，是為了讓他能得到陰間用的紙錢。人死後，露屍時間不能太長，一般在第三天，就要把屍體火化安葬了。出殯前，先要供祭，然後由死者侄子執斧，過去是蓋棺釘釘時，現在是起棺出殯時，死者侄子跪地手托一方盤高舉過頭頂，盤中置一斧頭，主持喪事人讓死者侄子象徵性地用手摸過盤中斧頭後，便可出殯了。作為回報，盤中兩條毛巾、一條雲片糕和一個包喜（數字成雙，金額不等）歸執斧人所有。接着，依次向死者遺體跪拜，各親屬繞遺體一周向死者告別，然後便跟隨靈車去殯儀館，意為「送葬」。

「送葬」在喪葬禮儀中佔有很重要的分量，它既是最後為已故親人送行，又是一種廣告，讓人們知道又一個人離開了世界。我所在的蘇北小城，居住在城市的百姓逝後，其親友為他送葬那天，一般都請樂隊隨其哀行。所謂樂隊，是一個鬆散的民間文化組織，頗具吹奏技巧，召之即來，配合挺默契。樂隊大致有7至9個吹鼓手組成，身着白色衣褲，頭戴白色寬沿大蓋帽，腳蹬黑色皮鞋，邁方步，列送葬隊前首，洋鼓洋號，一路不停地吹打着，其威凌人，其景哀人。大凡哀樂隊行走馬路時，來往行人、車輛紛紛為其讓道，有的駐足觀看，有的為其致哀，哀樂隊給不太繁榮的小城增添了一景，給死者家屬悲傷的心靈帶來少許慰藉。

城市周圍的鄉村，由於離殯儀館較遠，因而為死者送葬時都用機動車輛。本市堤東某鄉一位百歲老人仙逝後，該村組70多戶人家，每戶主動出一人為其送葬，加之親屬晚輩足有150號人，分乘10輛帶車廂的手扶拖拉機，每輛拖拉機上均安排了兩位民間吹鼓手，所用樂器有嗩吶、鑼鼓、鈸等，很有節奏地吹擊着，此起彼伏。每隔10分鐘光景，便長敲一記大鑼，相擊一下銅鈸，聲音蒼茫，餘音繞耳，使人的心靈顫動不已。不知內情的人，倒當成了巡迴演出的鄉間文藝宣傳隊了。而里下河水鄉在死者火化那天，親屬好友合乘一艘水泥掛槳船，請兩位嗩吶手、兩位善唱哀曲的歌手，伴隨着親屬的哭泣和柴油機「突突」的鳴叫，在粼粼碧波的水面上久久迴盪，成為水鄉別具一格的致哀交響曲。有些德高望重的長者逝世後，為其送葬時則專門僱船樂隊助哀，樂隊人員有嗩吶手、唱哀曲的歌手、吹奏簫笛的樂師等，演奏起來真有點驚天地、泣鬼神的味道。

送葬以後親友便散去，接下來是家人請僧道為死者唸經、燒「七」（即死者亡故之日起，每隔七天祭祀一次），人們對燒七最為重視，按照道教的說法，人之初生，以七日為臘；人之初死，以七日為忌。一臘而一魄成，七七四十九日而七魄具矣，每七必祭，俗稱「燒七」，其中「六七」較隆重，一般人家要誦經、放焰口，戴孝者「六七」之內不得理髮、刮鬍鬚，均要在「六七」時才可剪七頭。「六七」時主家還要辦宴席答謝死者生前好友悼念之情。

誠然，民間傳統的喪葬禮儀雖然有些迷信色彩，但人們一直是依習俗辦事，往往並不多想。文革時代，雖然傳統喪葬禮儀作為「四舊」一度受到嚴重衝擊，但上世紀八十年代後又漸漸恢復。因為死亡是人作為生物人和社會人的終結，也是人一生的社會文化因素序列符號之一，而喪葬文化標誌着其社會文化屬性的轉承。它是一種客觀存在，具有厚實的生活土壤和廣泛的群眾基礎，故不應橫加干涉，而應對它因勢利導，賦予它更嶄新文明的新內容，讓它服務於社會穩定和精神文明建設。至於在喪葬過程中出現的講排場、亂揮霍、搞攀比，甚至有些黨員幹部借此收斂錢財，則應當加以制止，以讓傳統的喪葬禮儀開出新的文明之花。



■喪葬禮儀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中不可或缺的。 資料圖片

與陌生人共傘

鵬情萬里 趙鵬飛

那一日出門走得急，也沒抬頭看天色。果然，船從蓮花港開出去不久，海上已是風起雲湧。深藍色的波浪，像風中翻騰的雲朵，起起伏伏。偶然捲起來甩到窗子的玻璃上，一朵朵飛綻的浪花，砰砰作響，好似白日裡放煙火。

許是周一的緣故，船上的乘客並不多。放眼望過去，空置的座位竟超過了一半以上。人稀聲寂船身蕩漾，正好合眼續上未做完的睡夢。

再醒過來，船已泊穩在中港城碼頭。匆匆過關辦完入境手續，走出赤金色的中港城，雨比先前大了許多。腳下即刻躊躇起來，沒有帶傘，步行至尖沙咀地鐵站，少說也要十分鐘。我倒是不怕淋雨，只是身上的雪白襯衣和熨得妥帖的西褲，還有精心打理過的頭髮，若是淋濕了，有些不尊重採訪對象的意味。正猶豫着，一位撐傘路過的男子忽然止步，並目光溫和地打量了我一眼。

「我去尖沙咀地鐵站，需要一起走嗎？」港式普通話，謙遜溫和。端正斯文的面孔，乾淨清爽。

愣了有三秒鐘，我燦然一笑：「謝謝您，我正好可以借您的傘同路。」

真的有雨中送傘的人！

這位男士看起來大約三十歲的樣子，略比我的身形高大一些。一把長柄灰布傘密實而舒展，我走在他右手邊。

雨似乎更大了些，廣東道上的行人並不多。我們並肩走過時，兩邊的各色名牌店子看起來也是人跡稀疏。

「自從這條街上發生過一些香港人和內地人的不愉快事件後，我已經很久沒有感受到這樣主動的善意了。所以，您剛才邀我共傘時，我竟然有些錯愕，更多還是感動。」出於職業習慣，我這樣對他說。當然，這也是我的由衷之語。

他靜靜思索了片刻，語調淡淡地說，「在很多事情上，香港和內地同胞的看法可能很大不同，但是我相信大多數香港人對內地來的遊客都是友善的，有時候只是沒有主動表達出來。在我看來，香港還是原來那個香港，香港人也沒有變。」

我笑了笑，表示認同。

我注意到，他撐着傘柄的手，始終微微右傾，讓傘下的我能有更多遮擋。

兩個人攀談起來，時間就過得飛快。走過九龍公園徑，一拐彎就到了地鐵站。我再三表示感謝，與我共傘的男子，始終只是謙和地重複着一句「唔使客氣」。

從灣仔站出來，雨小了一些，離約定的時間更近了。管不了許多，拎着包一路橫衝直撞，橫過軒尼詩道時，才過了一半，斑馬線上的綠燈就變成了紅燈。只好跟幾個過馬路的人一起，站在路中間安靜等待。雨勢再次變大，擠在我旁邊的一位南亞裔膚色矮胖女子，朝我微微笑了笑，把手中的傘側了過來。我的頭頂立刻沒有了雨聲。幾十秒的工夫，我們一起在雨中靜默。然後，綠燈，過街。我們相視一笑，我轉左，她朝右。

我一向不太相信人云亦云的事情，只在意自己的真實觸碰。一段不長的路，有兩個陌生人主動與我分享遮雨的傘。在我眼裡，這便是一座恆有溫度的城市。就像生命中遇過的很多人，長得不是很美，笑起來也不是很美，卻總能讓你心生信任，並為之感到輕鬆和愉悅。

郭晶晶 劉翔也做眞人騷

翠袖乾坤 查小欣

內地真人騷鬥不停，第三季的《極速前進》獲得國寶前跳水皇后郭晶晶落實與霍啟剛以夫妻檔參加，另一重量級嘉賓是欄王劉翔，同屬星級運動員。

劉翔已退役，由運動員變成半個藝人，接演真人騷是工作一部分，又可賺出場費，何樂而不為？

一直以來，郭晶晶都是真人騷嘉賓名單的熱門人選，她都一一推掉，今次不單自己答應演出，連丈夫也一併出馬，雖然她不肯透露實際數字，但應不會少。郭晶晶嫁入名門，是霍家第三代的大少奶，霍啟剛是第三代接棒人，家族財富數以億計，無須為經濟奔波，原因是為了使命感：「今年是奧運年，節目以奧運為主題，會前往多個舉辦過奧運的城市如北京、羅馬等，用另一種方式推廣奧運。」正是她接演的好機緣，出師有名，否則會引起很多古怪揣測，例如指她相夫教子悶了，要曝光博出鋒頭。

霍啟剛流着家族的運動血液，爺爺霍英東熱愛足球，曾成立足球隊，更被選為香港足球總會會長；爸爸霍震霆是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委會會長，又出任多項體育界公職；震啟剛自己則現任中國香港亞運代表團副團長，參演以推廣奧運為主題的真人騷切合身份。

為了推廣奧運，夫妻倆不惜小別兒子中曦，幸而每次離港時間不會太長，郭晶晶已開始跟霍啟剛一起操體能，以大勇狀態出鏡。

不知是否為儲人氣，向來低調、並非社交場合常客的她，獨自出席前著名球星碧咸太太Victoria Beckham（碧咸嫂）在香港開設首間亞洲實體店的開幕儀式。跳水女王與被譽為「時尚女王」的碧咸嫂相遇，來一張女王VS女王合照，相得益彰，為向來打扮樸實的郭晶晶添一抹「潮氣」。

流感高峰

路地觀察 湯禎兆

看見報紙天天報道急症病房的嚴峻程度，更覺得現今社會要靠自己，只信主流或專業，實在太無助了。

聽說連公立醫院的普通門診部也開始叫病人去看中醫，那就知道系統真的負荷不來，否則西醫怎會肯低頭示弱？而鐵一樣的事實卻是，在治療流感上，他們別無他法，只有靠支援治療、紓緩病徵的方法，要不就是靠疫苗去刺激你本身的免疫系統，即是所謂最有效的方法只是強迫你身體製造抗體，而過程中一定有產生副作用的風險。

流感是病毒，西醫一向沒有方法，但大家還是湧到醫院去求診。說了一次又一次，流感並不可怕，多年來的疫苗、濫藥，令病毒不斷變種。常說嬰兒疫苗所預防的疾病，已消失了許多，沒有了百日咳、小兒麻痺，但我們多了慢性的濕疹、哮喘、癌症。同樣，疫苗只換來惡化的流感，加上以消滅病徵為目標，壓抑了發燒、鼻水、咳嗽，病毒無處可逃，引發肺炎、吉巴氏綜合症等更嚴重的疾病。

流感並不恐怖，只是變種太多，足足有千樣變化，但疫苗只能覆蓋四種型號，若明白這一點，根本不會去接種。科學家不是有數據去支持每年的預計型號嗎？抱歉，近年都猜不中的，不用看過程，只用看結果。但他們苦無辦法，只能推一些沒用的疫苗。

流感預防方法除了戴口罩外，就是維持健康，多睡，保暖。街上看到女士在十二度還穿着九分褲，關節最易受寒，因為皮膚較薄，女士要多留意。另外當然是後頸，這些容易受寒的地方，也即容易傳熱，萬一開始感受到不舒服，就該熱敷這些地方。太太長期有電暖蛋在公司，比暖蛋和暖包環保。也趁着冬天，買些電暖水袋，一插電，等十分鐘便熱呼呼，很多家品店也有，否則淘寶去。生病時敷上背、頸後、腳底，已能大大減輕病情。

中了流感，一定會發燒。別去吃退燒藥，聽過不少人以此快速退燒後，不是久咳，就是周身酸痛。本來要用溫度殺病毒，你卻去退燒叫停工作，實在不合常理，中西醫也是這樣說的。發燒不用去量溫，繼續熱敷、睡覺，給身體更多能量去達至高溫，才能把毒解了。多吃洋葱，多喝薑茶，一定比去急症室輪候更實際。